

月色映草原

◎松杉

暮色漫过连绵的草原，白日里腾腾的热气渐渐消散，晚风携着青草与野菊的淡香，从无边原野上缓缓流淌而来。中秋的圆月，正从遥远的地平线慢慢升起，越过层层起伏的草浪，将清辉洒向这片辽阔苍茫的大地。草原上的中秋夜，没有车马喧嚣，没有霓虹扰攘，只有天地、明月、长风，还有一望无际的青草，共同铺展出属于旷野的团圆图景。

白日的草原，是热烈而奔放的。正午的阳光倾泻而下，把每一寸草地都照得透亮，牛羊散落在辽阔草野，低头啃食着丰茂的牧草，骏马迎着风肆意奔跑，牧人的歌声随风飘向远方。可当夕阳沉落，西天云霞褪去最后一抹绯红，草原便缓缓归于沉静。白日的热烈一点点隐入草丛深处，只有虫鸣此起彼伏，细碎而悠远，像是大地的絮语。草原的夜来得格外坦荡，没有山峦遮挡，没有房屋阻隔，目光可以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接的尽头。这便是中秋之夜的草原，它不似江南中秋的温婉缠绵，也不似都市中秋的热闹繁华，而是带着旷野独有的雄浑与温柔，把一轮明月完完整整捧到世人眼前。

一轮圆月缓缓挣脱地平线的束缚，越升越高。起初，月亮带着淡淡的橘黄，轮廓温润朦胧，如同蒙着一层薄纱，清浅的光铺在起伏的草甸之上。随着夜色渐深，月色慢慢褪去暖黄，化作澄澈皎洁的银白。月光倾泻而下，如水似霜，铺满茫茫草原。远远望去，连绵的草浪被镀上一层银辉，深浅相间的草丛在晚风里轻轻起伏，如同一片翻涌的银色海洋。远处的丘陵在月色里晕开柔和的剪影，轮廓朦胧而悠远，分不清哪里是大地的尽头，哪里是夜空的开端。

站在草原上抬眼望去，夜空格外澄澈明净。没有城市烟尘的遮蔽，漫天繁星缀满天幕，与中秋的皓月交相辉映。月亮高悬中天，圆润而皎洁，清辉遍洒，将万物笼罩在一片静谧的柔光之中。草原的风，是今夜的信使。晚风徐徐拂过脸颊，带着青草独有的清冽气息，也夹着远处牧帆飘来的淡淡奶香。风掠过草丛，发出沙沙的轻响，那是草原独有的夜曲，不激昂，不喧闹，只悠悠回荡在旷野之间。偶尔有几声犬吠从远处传来，转瞬又消散在无边夜色里，更衬得这漫漫长夜安宁辽阔。

脚下的草地，依旧保留着白日残存的暖意。踩上去，柔软的青草摩挲着鞋履，草叶上凝起薄薄的眼露，微凉湿润。月光落在露珠上，点点微光闪烁，仿佛散落一地细碎的星屑。四下望去，远方散落着几座蒙古包，暖黄的灯火从毡房里透出，在无边月色中，像落在人间的星子。那是牧人的家。毡房之内，或许已经摆好了奶食、月饼，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这中秋良宵。

草原的中秋，没有江南水乡的桂香浮动，却自有一番别样风物。草原上的月亮，不被高墙屋檐所局限，它高悬在天地之间，照着每一寸草场，照着归家的牛羊，也照着散落的毡帐。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中秋月色，写庭院桂树，写亭台望月，写人间离合悲欢。可当你真正置身于辽阔草原，才懂得月亮也可以如此磅礴。它不是庭院一隅的月色，而是属于整片旷野、属于天地万物的月光。清辉落在蜿蜒的小河上，河水泛起粼粼银波，静静向远方流去。河水无声，月光无声，唯有晚风在旷野中缓缓游走，将人间的思念送向远方。

今夜，天地辽阔，万物皆沐月色。草原上的牛羊已经归栏，白日奔走的骏马也安静伫立在帐外，享受着夜的安宁。远处的牧人，或许正坐在毡房外，仰望这一轮满月。世代生活在草原的人们，对月亮有着质朴而深沉的情怀。月亮是牧人夜行的伴侣，是旷野的信使，也是岁月的见证。这样的月圆之夜，团圆与思念总会一同被唤醒。纵然草原广袤，相隔千里，只要共望同一轮明月，便仿佛心意相通。

我独自伫立在旷野之中，静静地凝望天上的圆月。城市的记忆渐渐淡去，那些车流、人声与烦扰，都被辽阔的草原夜色隔在远处。世间的悲欢离合，人间的牵挂惦念，都在这一轮明月之下变得格外清晰。中秋本就是思念的节日，有人阖家围坐，笑语融融；有人漂泊在外，遥望明月，寄托乡愁。在草原的夜色里，这份思念不再被高墙阻隔，而是随着长风漫过无边草野，飘向远方。

月色缓缓流转，清辉静静流淌。月光落在我的肩头，落在漫山的青草，也落在远处起伏的丘陵。抬头仰望，圆月高悬，星河浩瀚。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我、无边草原与一轮明月。尘世的喧嚣渐渐远去，内心变得澄澈安宁。平日里被琐事裹挟的心绪，在旷野月色的抚慰下，也一点点舒展开来。

夜渐深，草原的寒意也渐渐升起。夜露渐浓，晚风带着清冽的凉意，却并不让人觉得凄冷。这是旷野独有的清寒，也是月光赋予夜晚的底色。远处的蒙古包灯火依旧，偶尔传来隐约的歌声，悠远绵长，飘荡在月色里。那是牧人传唱的歌谣，唱草原，唱明月，唱故乡，唱团圆。歌声随风飘散，和着虫鸣，和着草叶沙沙的声响，交织成草原中秋夜独有的乐章。

此时，月亮已升到浩瀚天幕中央。月光如水，倾泻万里。放眼望去，整个草原都浸在一片银白的光晕里。起伏的草浪如同大海，在月色下缓缓涌动。天地仿佛融为一体，天与地之间没有分明的界限。人站在这样的天地之间，会忽然感到自身的渺小。人间万般得失、种种烦恼，在浩瀚月色与无垠草原面前，似乎都轻了许多。

中秋月圆，自古便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可是世间难得事事圆满。有人相聚，便有人别离；有人相守，便有人遥望。古往今来，多少人对着明月抒发心中的怅惘与期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年前的吟咏穿越悠悠岁月，在今夜的草原之上，依旧动人。纵然相隔万水千山，只要共沐同一轮月色，也仿佛有了一场遥遥地相逢。

草原之上，没有桂树飘香，没有亭台楼阁，却有着最坦荡的月色。这里的月亮，不修饰，不遮掩，毫无保留地把清光洒向大地。它照过古老的草原，照过游牧的先辈，也照过一代又一代牧人的悲欢。岁月流转，草木枯荣，人世几经更迭，中秋明月依旧年年升起，静静俯瞰这片苍茫大地。

夜色渐深，草原的虫鸣依旧此起彼伏。晚风拂过，吹动鬓边的发丝。我望向远方，月光之下，天地茫茫。脑海上浮起许许多多的人与事。那些远方的亲友，那些惦念的故人，此刻是否也正抬首望着同一轮明月？世间的团圆，未必一定是朝夕相伴。心意相通，遥遥相望，也是一种圆满。

旷野之中，万籁俱寂，唯有月光静静流淌。脚下的青草沾满夜露，凉润沁人。远处的毡房灯火，在月色中若隐若现。偶尔有夜鸟掠过，一声清啼，转瞬消失在沉沉夜色。这辽阔的草原中秋夜，没有繁闹的宴席，没有华丽的灯火，却拥有最纯粹的月色和最辽阔的安宁。

我们总在尘世奔波，追逐名利得失，也常被纷繁世事搅乱心绪。而当置身于中秋的夜色里，望着这一轮高悬天际的满月，才会懂得，世间最珍贵的，不过是内心的安然。明月不问人间荣辱，只管遍洒清辉；草原不问世事喧嚣，只管岁岁生生不息。月圆，是自然的馈赠；心安，才是人间的团圆。

时间缓缓流逝，月轮在天幕中悄然西移。银白的月色依旧笼罩着整片草原。草浪起伏，长风不息，星河璀璨。远处传来几声悠扬的马头琴声，断断续续，随风而来。琴声裹着草原的苍茫，也裹着中秋的思念，在无边夜色里悠悠回荡。

夜已经很深，草原的寒意更浓，心中却被月色填得温热。我久久伫立，不愿离去。这草原的中秋夜，雄浑、辽阔，又饱含温柔。它见过离别，也见证团圆；承载过乡愁，也安放着期许。一轮明月，照耀着古老的草原，也照见世间千万人的心事。

草原的中秋月，如此坦荡而浩荡。它不囿于庭院，不困于楼阁，以天地为幕，以草原为席，把一轮圆满赠予苍茫旷野，也赠予每一个仰望它的人。

中秋夜，风过草野，月满中天。愿世间之人，无论身在何方，皆可共沐此月光。纵使相隔山海，也可借着一轮明月，遥寄心中思念。愿岁岁中秋，月常圆满，人间多温暖。

夜色沉沉，草原静静安眠。明月高悬，清辉万里。这个草原中秋之夜，终将留在记忆深处。旷野的风，皎洁的月，无边的青草，还有心底那份绵长的思念，都融进这漫漫秋夜之中，久久不散。

怀念絮语

从诗里望中秋

◎聂顺荣

不偏私，它轻轻漫过每个想家的人肩头，把千里之外的故乡拉得很近，也让散落天涯的思念，在同一轮清辉下有了安放之处。此刻再凝望那月，王建笔下的“秋思”便不再只是古人的吟咏，也成了今人的心声。月光所及之处，仿佛都是思念生长的地方，而每一颗想家的心，也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回响。

中秋月也是一首写着团圆的诗，平仄之间自有阖家欢聚的温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名句，如一缕清风穿越千年，至今仍暖着人心。古时或有游子策马归乡，马蹄踏碎满地月光，扬起的尘烟里都裹着归心似箭，只为赶在中秋夜推开熟悉的柴门，与灯下等候的家人共尝一块月饼；或有戍边将士在营中举酒望月，酒液里漾着月影，虽与亲人隔着万水千山，却也借这一轮清月遥寄平安，让李白“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的牵挂，在月色中绵延；也有文人雅士相聚亭台，伴着桂香吟诗作赋，把对亲友的惦念融进字句，让墨香与月光一同流转，漫过山川湖海。当张孝祥泛舟洞庭，

写下“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时，那份澄澈开阔，也让人感到：团圆并不只有相守一种模样，它可以是跨越山海的奔赴，也可以是隔着千里仍彼此牵念。正如这轮中秋月，无论人在哪里，都能望见同样的清辉。也许，真正让人心生温暖的，不只是地理上的相聚，更是无论远近，彼此始终牵挂。

中秋月还是一首饱含哲思的诗，韵脚里藏着岁月流转的从容。“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辛弃疾中秋对月抒怀的词句，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时光与理想的对话。今夜的月，曾照见张九龄怀远时“不堪盈手赠”的怅惘，仿佛清辉正漫过案头，安放一颗遥寄远方的心；也曾照见辛弃疾“把酒问姮娥”的豪情，月色映着未冷的热血；还照过苏轼在密州的轩窗，听他发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旷达叩问。同一轮明月，映照过无数人的悲欢，也因此有了穿越时光的意味。它见过人间的聚散，听过世间的悲喜，却始终不疾不徐地悬在夜空。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有相聚的欢愉，也有离别的

惆怅；有坦途的顺遂，也有坎坷的跌宕。辛弃疾写“听去桂婆娑”，是对更澄澈清光的追问与想象；而我们在月之盈亏间，也常常重新体认圆满与缺憾。真正的从容，也许不是没有遗憾，而是经历圆缺之后，仍愿意抬头看月，仍愿意守住心中的光亮。

中秋月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风景。它是藏在记忆深处的乡愁，是相聚时掌心的温度，也是岁月流转中一份安静的体悟。从王建的“秋思寄谁家”到张九龄的“天涯共此时”，从辛弃疾的“飞镜又重磨”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千年诗行里的月色始终照着人间。它以诗的模样轻轻洒进我们的生活，让人在喧嚣尘世中仍能寻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清辉，也让人在疲惫的时候，想起那些被月光照亮的故乡、亲人，想起曾经的团聚与远方的惦念，以及心底未曾消散的温暖与期盼。

朝花夕月

故乡在月光里醒来

(组诗)

◎燕南飞

月色中秋

风吹大漠，也吹峡谷
吹得一颗摇摇晃晃的月亮，慢慢爬上
西辽河的脊背。这么深的月色
两个陌生人，在牧铺的屋檐下
一杯一杯量着灯火

谁把谁灌醉，谁就独得了月亮的思虑
谁被谁灌醉，谁就独占了一场秋梦
两只小鸟，在屋檐下
抱团取暖。两个人
各揣着心事，被月光吹干

直到醒着的那个人
舀了一小勺微凉的月亮放在嘴里，才知道
谁都有自己的秘密。走远了
就赶紧回头吧
走饿了，就回家吃饭去吧

淘气的小嘎子，被断枝
刮破了衣裳，趴在窗台上
看，母亲
一针一针地缝呢

掌心里的月光

阿娅和她的羊群，被月光包围
一颗又一颗星星，是天空
睁开的眼睛
看她点燃一灶柴火
看她点亮一盏孤灯

她把一碗月光捧在掌心
吹凉：碗底卧着的是一匹白马吧
它原本是一只大鸟
飞累了
收拢了翅膀

它原本是古寺或土墙上挂着的
一个钟
猜不透故事的序曲和结局，就忍住不问
——只管赶着羊群
翻山越岭，从春到夏，把草原
赶上天空

她把一碗天空
捧在掌心，听钟声响起，点
不点灯
都格外敞亮

月照故乡

它总是能把一个个孩子的童年约上来
它的弦上，站着一声声惊叹
屋瓦上丛生思念，风一吹，沙沙作响

把黑夜，留给月光
把灯火，留给我
把我，留给母亲

当一轮月亮找到你的时候
就是和你自己相认的时候

有人把自己站成一件乐器，任你取走
在归途上弹响

月照故乡，也喜欢在这里偏安一隅
当一轮月亮想起你的时候
就是你在它掌心长大的时候

它恨不得扑进你的怀里
和你抱头痛哭。那根弦，弹一下，便响一声
而月光满地，这白花朵的银子啊，能否
买回我们的前半生

月亮落到山脊

你舍不得灯盏许下的恩情
你会不得细碎小步踢出的痒。不管它
会不会突然想起身世
像猛虎入心，重演狩猎现场

被扑倒的那一瞬，忘了惊叫，这世间
又多了一个身影，淹没于红尘。月光中
枷锁打开。像疼痛被研碎
时的一缕牵挂，稍纵即逝

进入身体，尚未来得及命名
又扑向山谷。拥有和失去
都是剧本上最美的瑕疵：倘若重新来过
肯定又是一场误会

月光厮杀过后片甲不留
只有执刃者，终究生出惻隐，放视镜中之人
杯盏中的脸庞垂垂老矣

月亮落到山脊，助我一臂之力
否则这么大的黑夜，我一个人推不动

诗星空

北國風光
BEIGUOFENGGUANG

且听风吟

中秋月，是时光慢酿的琼浆，也是文人笔尖流转的诗行。正如晚唐诗人皮日休笔下“玉颗珊珊下月轮”的清丽想象，桂子飘落也仿佛沾着月色的诗意。每一寸银辉都裹着诉不尽的柔肠，每一缕清光都藏着道不完的牵念。千百年来，一轮明月照过古人，也照着今人。

中秋月是一首写满思念的诗，字句间都浸着他乡游子的乡愁。“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的吟咏，恰似一枚石子投进中秋夜的心湖，漾开千万人的牵挂。古往今来，多少游子在這一夜凭栏望月，将乡愁揉进月色里——或许是驿站灯影摇曳，书生在一片清辉里铺开素笺，想起白居易“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的怅惘，笔尖悬在“归期”二字上迟迟不肯落下；或许是戍边将士独立营中，望着“长安一片月”的清辉，耳畔仿佛传来故乡的捣衣声；又或是旅人在舟中惊醒，见月光如水漫过船舷，忽然懂得杜甫“月是故乡明”的深情——原来记忆里的家园，总有一轮格外明亮的月。月光从



夜望明月思 张成林 画

敖包之约

◎周光华

《敖包相会》是一首经久不衰的充满草原风情和人间真情的歌曲。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仿佛踏上那片绿海。那旋律像一根牵引圆梦的缰绳，把我这个远方来客，轻轻带向月光下的敖包。

于是，我真的来了。草原在眼前铺开，绿野连天，毡包散落，炊烟轻升，牛羊自在。风从草尖掠过，偶尔送来一首悠长的牧歌。那些被旋律反复描摹的景象，忽然从记忆里走到眼前。歌声里的故事，原来有着真实的土地，也有真实生活的温度。

草原滋养生活，也滋养艺术。《敖包相会》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关于歌曲背后的故事，相关资料常追溯到科尔沁左翼后旗一带，并讲到月恩与塔木的经历。没有传奇式的花前月下，更多的是特定年代里共同劳动、并肩前行的生活底色。后来，这样的草原生活进入作家玛拉沁夫的视野。他一次次深入牧区，在真实人物和生活素材中积累感受，写成《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电影改编时，玛拉沁夫与海默共同参与剧本创作，以萨仁高娃和桑布达的劳动、爱情等展开故事，导演徐韬则用镜头捕捉牧民生活和草原情韵，《草原上的人们》由此逐渐成形。

一部电影，还需要一首能把人物情感与草原气息同时托起的歌。关于《敖包相会》的词曲诞生，流传着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讲述。资料中有这样的说法：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创作者望见月光下的敖包和青年男女的身影，心有所动，写下后来广为传唱的歌词。文字并不繁复，却把月色、等待与爱情写得含蓄悠长。

曲调的形成同样经历反复推敲。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从草原牧歌和民族音乐中寻找旋律，一个乐句、一个音符地打磨。关于他在月光下谱曲、偶然得到一个高音走向的故事，也一直为天津

津乐道。无论轶事细节如何，最终留下的旋律简洁、舒展，既有草原民歌的悠远，也有男女对唱的亲切。后来，王树理、吴秀云的对唱，让这首歌随着电影走进更多人的记忆。影片中，风雪过后，桑布在敖包前等待萨仁高娃，歌声随之响起。那一刻，它不只是插曲，更像从人物心底、从草原深处自然流出的声音，把等待、思念与辽阔的空间融在一起。

多年以后，我站在草原上再听这首歌，风拂过脸颊，旋律里的敖包也有了新的意味。歌曲让敖包成为许多人关于草原爱情的文化记忆。

在一些地区，每逢祭敖包时节，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敖包前，敬献哈达和供品，祈愿风调雨顺、水草丰美、人畜安康。仪式之后，还会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活动。马头琴声、歌声和笑声在草原上回荡，这里也成为亲友相聚、青年交往的重要场合。古老的“相会”，因此有了比爱情更宽广的生活含义。

今天，青年人的相识相会不再需要等待漫长的路途。但皓月升起时，人们依然愿意来到敖包旁，把祝福、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留在这里。歌中的浪漫没有消失，只是与现实生活一道，生长出新的表达。

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远处敖包与彩幡在风中相映，我忽然明白，所谓“敖包之约”，约的不只是爱情，也是人与土地、传统与今天的一次次相逢。

歌声穿过岁月，敖包仍在风里守望，而一代又一代人，也在这样的相逢中记住草原，记住来路。